



说“爱”本不易， 上线需谨慎

——评线上音乐剧《一爱千年》

◆ 石俊

《一爱千年》，一个有些惊艳的剧名。作为首部线上首演的原创音乐剧，创作团队强调了“白蛇传”作为家喻户晓的IP的突破性打造，加上《声入人心》打造出的音乐剧男性偶像的加盟，几乎是吸引眼球，票房成功的保证。可是，当大多数购买了线上观看的观众吐槽6元钱花得不值的时候，难言除了极少数粉丝外，有多少人会为这部音乐剧再次买单。疫情缓解之后，《一爱千年》也组织了京沪等地的巡演，依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与反响。

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具有即时性的反馈。这部新鲜上线的原创音乐剧网上的吐槽与赞誉各半，主要的吐槽点在“法海有着圣诞老人般的胡子”，唱词随意与雷人如“今日祖坟冒青烟。”我们还能感受到主创的犹疑，是将网络盛行的音乐古风化，还是将音乐剧唱念舞西化？是否应颠覆观众对这个故事的认知，乃至再一次戏说？

对于线上观看而言，演出者似乎没有想到镜头的推进与放大会对视觉细节的要求更高。白蛇和青蛇的头戴与耳饰上蛇的造型，许仙和法海似乎都有着智商低幼的倾向，线下的观众未必喜欢这种低俯的表达，更难言线上线下的互动。

音乐剧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倒逼出来的市场。先有纽约百老汇与伦敦西区的经典剧目的引进，后有德法音乐剧的观众与票房的收割，以及日韩音乐剧的风潮与渗透。可以说观众和原创音乐剧的主创们是同步接受其信息的。甚至观众在二次元文化主导的网站可以接触到更新的音乐剧作品与资讯。编导对音乐剧的样式与风格的了解并不深入，或者更依赖于自身的历史积累，以至于艺术决断不够，自然难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情节的跳跃不是情感呈现粗糙的理由。看似突破传统而刻意颠覆法海形象，没有考虑观众的情感接受，也可以说是铺垫不足。

音乐剧是时尚的舞台艺术，但从剧本结构和思想及歌词的对仗与表达上说，其根本还是文学性的。而《一爱千年》的流行唱词则在通俗中有着庸俗的趋向。

剧目上线播出，画面近似于电视，但观看环境与交流方式与传统电视终究不同。近来民营音乐剧演出总有着日韩的模仿倾向，而掌握着优秀演员与器材的传统剧院则喜欢用大量的电脑灯与多媒体，在视觉上逃不掉春晚感。看似迎合，实则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线上戏剧的独特诉求，难以粘住年轻观众。

该剧的男主角曾主演过《金沙》这样拥有口碑的原创音乐剧。在收获《声入人心》第二季年度首席之后加入了《一爱千年》的演出团队。很多观众认可本剧后半段有两场唱段被他演绎得可谓精彩。然而线上演出不能直接感受到观众的真实反映，编导等主创应该将更客观与真实的反馈给到剧中的演员们，不同于影视的一次塑造成型，虚心以待，还是有可能会在线下的演出中将剧目打磨与提高。

热门的电视栏目可以包装出近乎完美的偶像，音乐剧不管是线上播出还是线下演出，其源头还是戏剧与音乐的结合。戏剧的主题来自人物的命运呈现，音乐则表达了节奏与情感。一出完美的音乐剧演出应让观众更有沉浸感与获得感。

6元钱不算多，但上线仍需谨慎，莫把网络及观众都想得太简单了，即便在社会生活中，求爱成功的机率也来自于自身的条件的高下，以及对方是否感受到真爱的付出。

让观众听到时代将至的脚步声

◆ 胡晓军

今年是夏衍诞辰12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排此剧，既有纪念这位著名左翼进步作家、红色作家的意图，更有向学上海城市历史、挖掘上海文化资源，重温贴近百姓民生，承继时代的、社会的、人民的、进步的现实主义文艺精神的意义。《上海屋檐下》的当代重排表明，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一定要表现伟大人物或宏大事件不可，而是大可以像夏衍那样“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写法”（夏衍语），从自己上海生活中最熟悉的小人物、社会众生相中去反映大时代、大变革、大趋势，“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夏衍语）。现实主义的范畴之广、活力之强、前途之远，应该为当代作家、剧作家尤其是年轻文艺工作者更深刻地认知、更自觉地践行。这对当前提倡的现实主义主旋律创作，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生活本质、昭示未来方向，起到很强的倡导和推动作用。

看完全剧，我感觉作为一部经典剧作，夏衍的文本是难以改变的，由此凸显了导演的艺术至关重要。王筱戎导演曾有执导该剧的成功经验，时隔十年，此次的处理依然尊重原著的内容风格，遵循上世纪30年代演出样式，但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新的主意、新的做派。从效果看，能将琐碎、复杂的人物、事件调度得有条不紊、行云流水，令人感觉顺畅自然，不觉时间流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努力下，对文本的时代背景、生活情境，当时人的言语、动作乃至气质都有琢磨，把握准确，且配合默契，能在总体十分沉闷的戏剧氛围中找准节奏，刻画出各类小人物不同的境遇、苦痛、悲伤、挣扎和希望，演出十分到位，同时保有含蓄。而且，该剧的舞美、灯光、道具、音乐特别是叫卖声，有精心的安



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重建美育启蒙正当其时

◆ 倪淑颖

时至今日，艺术这一概念不断泛化，它的内容早已不仅仅是狭义的绘画雕塑，随着当代艺术的兴起，大量的新形式涌入其中，而画廊、艺博会、拍卖会的应接不暇，向观众展示了种种令人炫目的图像，范围之广，足以和大千世界的自然造物相匹敌。而现实生活中，考前班、考级班仍在以某种标准化、程式化的传统艺术教学训练着我们的孩子参与应试。美学作为思想和哲学的分支，究竟该如何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科技日益发达的背后，我们对艺术的感受力似乎越发贫困。

已落幕的ARTO21和西岸艺博会汇集了国内外百家画廊、设计品牌和艺术机构，集中展示20世纪初以来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横跨多种形式的精选之作。这是一场多元形态的艺术盛宴，在观展的人流中，有不少想借此为孩子拓展视野，艺术启蒙的家长。然而面对万余件异彩纷呈的各式作品，除了“逛断腿”的感受，更多的是“看不懂”的感慨。

斑斓的色块拼图、简约的人形灯箱、蓝色渐变的碗状雕塑、怪诞诡异的微型景观、蚕丝包裹的现场、巨大的波点花卉、蝴蝶标本的拼贴……这些令我们眼花缭乱又光怪陆离的作品，究竟想说什么？我们渴望接近艺术，但又因为对其了解太少而心生疑惑。著名美术史学者范景中曾说：“要欣赏千变万化的艺术，需要把它置于历史和风格的框架当中。”简单来说，它不仅需要观看的眼睛，还需要知识。例如：朱利安·奥培的作品《5月8日的老街》展现的是城市里匆匆行走的人群彼此靠近，却又各自沉溺于自己的世界，是波普艺术与极简主义的混合。斯坦利·惠特尼的作品《诗人之路》将色域绘画转化为简单激进的节奏。克·图伊曼斯的作品《约翰·罗宾逊》中的淡蓝色调展示了手机照片自带的冷光。丽塔·亚克

曼的《睡莲蓝调II》延续了艺术家对形象文字结构与消散的创意研究。梁绍基的《林中雪》以象征生命的蚕丝和柳枝营造废墟残迹，以蚕的微观视野，看到萧瑟与洪荒。自然的灵动与生命的脆弱形成诗意的哲思……如果将其仅仅理解为样式、风格的翻新，似乎过于表面。现当代艺术有其批判与挑战，也有其焦虑与茫然，如何解读它们，需要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美育启蒙。

早在东汉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已在《中论·艺纪》篇中提及“美育群材”的观点，指出“艺”是人类实行“美育”的重要手段。一千多年后，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正式提出“美育”的概念，二者的基本内涵非常接近。蔡元培先生倡导“以美育代宗教”，创建国立艺术大学，以美育作为新人文教育的核心。林文铮在1928年发表的《为西湖艺院贡献一点意见》中所言：“艺院之目的不在养成工匠，而在养成精通古今中外之艺术学理兼擅长于创作的艺术家，欲达到此目的，则势必学理与技术并重。”美育在科学与技术教育之外担负着陶冶民族性灵。重塑民族精神品格的特殊历史重任。艺术与学术，彼此感发，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仍令人为之向往。而今上海已集聚全球艺术资源，重建与之相应的美育启蒙，正恰逢其时。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是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若要唤醒爱与美的灵魂，今日艺术教育的土壤不应是现代化的设备和标准化的考核。传统的绘画教育，考前班里的集中培训，仅仅着力于单一绘画技能之提高。然而，绘画史是一部看的历史。看的方式改变了，技巧就会随之而改变。如何观看，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持有的态度。因此哲人赫尔曼·巴尔曾说：“所有的绘画史也是哲学史，甚至可以说是未写出的哲学史。”只有以人文艺术来烟火供养，关照心灵，滋养内心，保有对美的敏感和对艺术的热爱，才能赋予孩子们真正的大师精神。在这个机器正逐步取代我们器官体验的“屏幕”时代，如何才能感受到春事烂漫后的简静，星空中亘古不变的永恒？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